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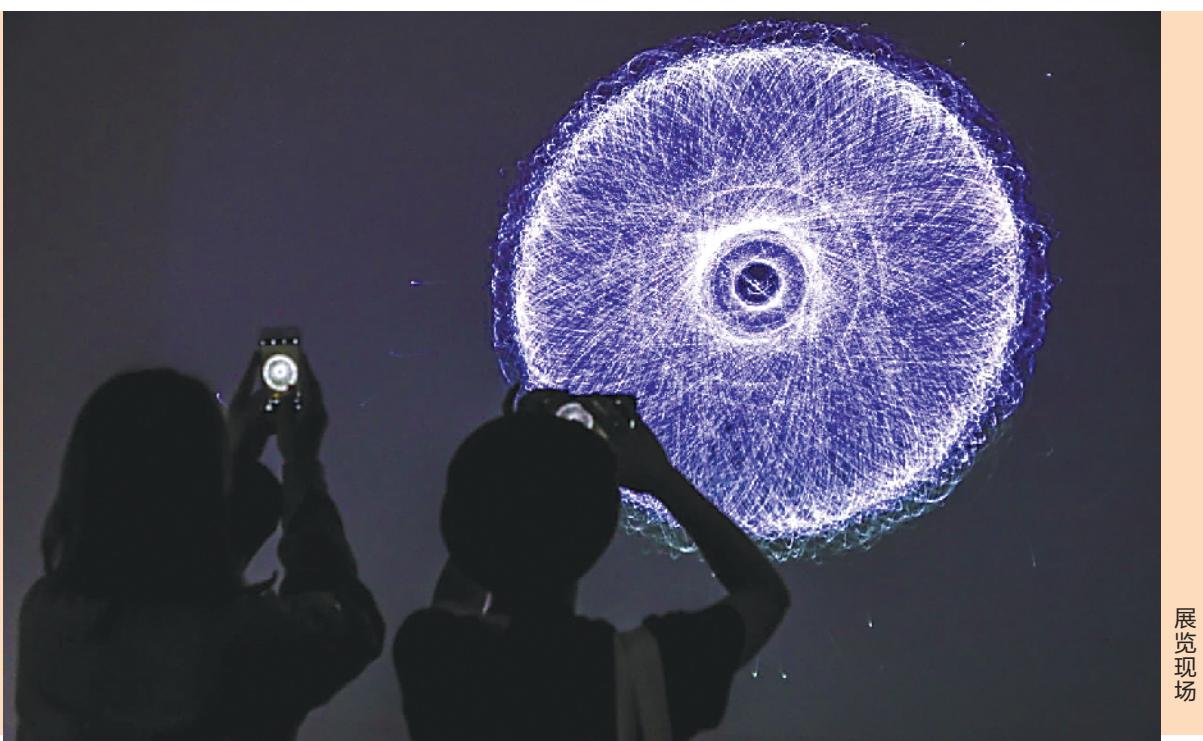
A7 所有的创作者都会以这种时刻警醒甚至怀疑的态度来看这个世界,因为你永远不会满足,永远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出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澳门作家系列 3:黄文辉

A8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11月28日发行的“迎接新世纪”塑料纪念钞,简称“龙钞”,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枚(套)塑料钞。
——沈嘉禄(黄洪彬:收藏塑料钞,把玩 E 支付时代的“天鹅绝唱”)

A9 小津的电影大都平和,细腻,舒缓,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就像生活本身,看似平静的生活表面,有起伏的人物内心,以不动声色的力量直击人心。
——梅莉《住在北镰仓高坡上的小津》

A10 李建军研究俄苏文学,其实就是在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或者说,重估俄罗斯文学,虽是他山之石,却是攻玉之书。
——陈剑晖《体大思精重估俄苏文学》

11月2日,由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资深总监马丁·霍齐克(Martin Honzik)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联合策展的“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



展览现场

邱志杰: 艺术是如何驯服科技的?

羊城晚报记者 朱晓杰 实习生 陈莹

林茨电子艺术节始于1979年,是全球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科技艺术平台,每年九月都会吸引十余万访客来到林茨,被称为“科技艺术界的朝圣地”,而由其颁发的电子艺术大奖则是世界上最重大的科技奖项,被誉为“科技艺术界的奥斯卡”。此次展览群星云集,悉数呈现全球科技艺术重量级艺术家的代表作。

展出作品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3D打印、基因改造、动态捕捉、高清立体扫描、开源创客软件、AI 编曲等前沿复杂科技,让我们看见不可见的“磁场”“基因”“气味”“器官”“自然”“风”“时间”“社会机制”“信息系统”,运用技术手段凝聚寻常生活中不可被感知之事,“呈现出媒体艺术如何与社会生产生活交集,以及在社会中具体扮演何种角色”,为大众勾勒出一个为期许未来的可视化科技创想。

拉菲克·安纳度工作室收集了深圳区域整整一年的风速、风向、温度等数据,并开发了一套定制软件,以20秒的时间间隔,读取、分析这些数据,形成了一组流动变幻的诗意绘画《深圳的风》。意大利艺术家夸尤拉的三件作品《普鲁托和普罗舍宾娜》、《遗迹》、《宜人之地》也在此次展出之列。其中《普鲁托和普罗舍宾娜》是受米开朗基罗“未完成”这一美学风格的技术启发,探讨了形式与物质、真实与虚拟、新与旧之间的张力,试图引导观众更多地去关注创作的过程以及探讨达成原作形象过程中的无限可能。展览同时展出了中国的前沿科技艺术作品,包括邱志杰与何晓冬合作的《京东 AI 地图生成器》与《京东 AI 书法家》等,与国际作品形成了颇具启发的对话。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艺术家邱志杰则立足于中国文明,就此次中奥联展的文献意义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科技”如何成为“艺术”?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与林茨结缘的?如何评价林茨电子艺术节的影响力?

邱志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我就担任了类似于“中国录像艺术的组织部长”的职务,国际上有什么录像节,艺术节想要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会给我写邮件,中国各地的艺术家一且有新作品出来也都寄片子给我。1999年前后,西方开始有艺术家做单机互动作品,当时叫做互动多媒体光盘作品,在屏幕上点击互动,在这个基础再加上动作捕捉等技术,变成今天的互动艺术,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录像艺术”这个词就装不下了,于是又发明出“媒体艺术”。后来有艺术家把荧光水母的基因弄在兔子身上,造出荧光兔子,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媒体?在这些名词改来改去的过程中,很多“录像艺术节”都没了,唯独叫电子艺术节的林茨活到了今天,成了这些艺术节中影响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这是基本上不会有争议的。林茨设置的金尼卡奖在科技艺术领域的地位,相当于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每年只有五天,全球科技艺术界朋友们都会在林茨过节,无数的会议,无数的论坛在五天之内完成,它到今天还是起到一个非常核心的组织作用。

羊城晚报:本次展览梳理了

“科技艺术”四十年。您如何理解艺术和科技的关系?

邱志杰:从2016年开始,欧盟在林茨电子艺术节设立了一个新的奖叫“STARTS Prize”,S+T+ARTS=STARTS,刚好就是科技+艺术。之所以叫“科技艺术”,也是因为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基础设施。虽然过去40年来的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IT技术、互联网以及算力的发展驱动的,但是今天算力渗透在地球科学、气象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各个领域,因此用“电子”这个词,其实已经不足以涵盖今天正在出现的新技术实践。

媒体经常讨论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它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艺术史和科技史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只是到最近的两三年,现代的学科体系,人为地分割成科学学科和艺术学科。

我们看到在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时代,分割其实都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能够知道科技和艺术是两个最需要想象力的领域。而且它们在这个社会机体中扮演的能力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尤其高度统一在科技艺术这样的实践里边,他们要去用一种另辟蹊径的,特立独行的思考方式去重新搭建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用技术塑造一种新的世界

羊城晚报:今天科技技术似乎应用在众多展览之中,尤其是“网红”展上。

邱志杰:我们的技术,尤其是这个世界是由技术深刻塑造的。所以,科技艺术大概是指这么一批艺术家:他们用技术塑造了一种新的世界,以人性的新的变迁、技术本身的伦理和哲学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也以更新的技术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和工作手段来展开工作,他们会敞开去面对所有最新的由技术所引发的人类境况等问题。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意识到科技艺术的严肃性,它有互动性、趣味性,但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反思和思考,这是林茨给我们蛮重要的一个启示。当然,这次展览的作品,视觉上心理上都是非常强大的,我们非常希望这样一个展览能够不断地诉诸理性,去意识到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科技艺术将如何改变艺术家?

邱志杰: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搞艺术之余还支援一下科学家、工程师,美术界经常派人去支援各个领域,那时候人类智力的高点似乎集中在美术界,而今天的艺术界,还有太多不学习,不思考,不进步的人。

技术的革新速度非常快,观念革新大大慢于技术更新,艺术一些老观念会长期纠缠在人类思想的机体里,任何一点新思想都像异端一样,都是非常珍贵的灵光一现,所以某种程度上艺术家们是用技术在处理老问题,这是一件好事,把老问题套在古老的人类的惯性上,防止了技术发展过于狂放。另一方面也有机会在新技术的淘洗中去更新我们的问题,去翻新我们的问题。

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今天你要考中央美院本科,文化课成绩已经接近一本线,建筑系和人文学院已经超过一本线,我觉得这样中国的艺术才会有希望,中国艺术不应该由一帮书都不读的人去做,应该由“学霸们”来搞艺术。

把自己放在世界前沿思考问题

羊城晚报:您如何为展览挑选中国本土的科技艺术领域的代表作?

邱志杰:中国的科技艺术起步晚,可选作品余地没那么大,但绝不意味着水平低,其实它们一点都不亚于国际同行的作品。我很自信地说,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和科学家跨界合作方面,比西方同行要好。他们的艺术家要靠“撞”,撞到有一个朋友刚好是搞AI的,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而我们可以以中央美院的名义直接跟微软公司、京东人工智能、华为、腾讯,直接以大规模机构合作的层面去研发东西,非常高频率、高效率地互动,这几年时间里面,每次都让国外同行吓一跳。

现在就是作品数量还少,产能低,发展历史短,在声音艺术、录像艺术、网络艺术领域我们是在追赶人家,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由于我们拥有数据量的优势,基本上中途插入就已经站在最前线。另外,生物艺术领域可能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有优势,欧洲的生物艺术太多拿动物做文

章,为什么不拿植物呢?我经常想编辑一下竹子的基因,把竹子的纤维密实一下,让这个竹子敲出来是金属的声音,再来组织一支乐队来演奏,这个也是生物艺术。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我们存在着大量的可能性,我们有格局有视野,关键是有快速发展的整个中国社会作为支撑,我们会非常快地把这个局面开展起来。

羊城晚报:在未来,中国人在科技艺术领域能够为世界贡献出什么?

邱志杰:过去40年我们的确是在追赶、引进、学习,先作为一个学习者,再作为一个参与者,等到你成为一个优秀玩家之后,你必将变成一个规则的改变者,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过去我们出于民族存亡危急而去做“文化自救”为导向的文化工作,如今已经完成了,中国艺术家开始要把自己放在世界前沿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只思考中国问题。这是深圳的艺术家,乃至中国的艺术家都要面临的新时代的使命。



《传记:冥王星和普罗塞尔皮纳》,大卫·夸尤拉

《行走的城市》,马特·皮克

资讯 “翰墨·侨情”书画展在澳门举办

军,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邝应华,暨南大学副校长洪岸,广东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周华,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曹堪宏,台湾研究院岭南美术馆荣誉馆长欧豪年,美国华人艺术家协会顾问詹忠效及参展书画家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书画展展出了海内外诸多著名书画家的作品。80多岁高龄的岭南画派领军人物陈金章、欧豪年

等均受邀参展,并为画展送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了使展览更具时代性和贴近性,同时突出主题性,主办方还分期组织了60位海内外艺术家们到江门、台山、恩平、中山等主要侨乡、侨校实地采风写生,深入体验新时代背景下的广东侨情,见证了广东侨乡、侨校的巨大变化与发展。画展还将在海内外多个城市进行巡展。

(古月)



打工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曾经有一段时间广东打工文学蜂起,打工文学固然也有些粗糙的,写得比较观念化的,但是我为什么依然肯定它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打工文学风行的时候,正是80后作家丰富绚烂,非常风行的时候,大多数流行的80后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写城市生活的,都是写都市生活的,都是写都市中奢华生活的,假如没有另外一种人来写作,50年后我们来回想80后走入社会那一代日子的时候,会以为这一代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住高级酒店,都在世界各地游历,都在穿棉布裙子……但是,大量在宝安东莞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是80后,大量的80后也没有进过高级宾馆,也没有喝过星巴克咖啡,他们是80后?也是,假如没有这样一种书写,就意味着一种生活会覆盖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在铁皮屋里面,在流水线上的,在那些出租屋里的那一些人群的生活,就完全沉默了,完全无声了,这是我们看待世界公正的眼光吗?

这不是对世界、对生活巨大的侵略和删除吗?这就是这一类写作的意义,他意识到在锦衣玉食生活之外,还有一群人为着一棵葱、一餐饭焦虑,这是世界的本相,这是我们公正理解生活,理解人的尺度。作家永远是站在弱者这一边的,永远是站在无名者、无产者这一边,永远是站在无声者这一边的,因为他们需要借由作家的书写才会发出声音,马云不用你写,他自己自带音



量,网红也不用你写,自带流量,但是沉潜在生活角落的人如果没有写,就永远没有声音。武松是自带流量的,但是武大郎如果没有人写,谁也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祥林嫂,这个人是无声的,她的生存没有人关心,她的痛苦包括她想通过捐门槛来救赎自己,这样一些渺小的念想没有人会关心;假如没有鲁迅,谁都不会想到有一个阿Q这样一个可怜的人,这么可怜的人,他也有自尊的,临行前他想把自己的图画圆点,结果画得不圆,他感觉到很遗憾,就是这么一个可笑的人,他也有小小的自尊;孔乙己告诉小朋友“茴”字有四种写法,没有人听他的,小朋友在取笑他,这样一个人也有寂寞感……没有文学的记录,这些都是无声的一群人。作家就是要让无声的人发出声音的人,让配角、次角的人成为主角,让他们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没有文学,有一些人是永远都没有声音的,有一些人是永远不会被记住的,他的存在和没有存在是一模一样的。假如没有鲁迅,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叫祥林嫂,这个人是无声的,她的生存没有人关心,她的痛苦包括她想通过捐门槛来救赎自己,这样一些渺小的念想没有人会关心;假如没有鲁迅,谁都不会想到有一个阿Q这样一个可怜的人,这么可怜的人,他也有自尊的,临行前他想把自己的图画圆点,结果画得不圆,他感觉到很遗憾,就是这么一个可笑的人,他也有小小的自尊;孔乙己告诉小朋友“茴”字有四种写法,没有人听他的,小朋友在取笑他,这样一个人也有寂寞感……没有文学的记录,这些都是无声的一群人。作家就是要让无声的人发出声音的人,让配角、次角的人成为主角,让他们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谢有顺(左)与付秀莹在分享会现场